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八十二

宋 陳暘 撰

易訓義 需 師 豫 比

需

需䷄坎上乾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天之所需以為雨者雲也君子所需以為燕樂者飲食也飲以養陽天產也食以養陰地產也需非飲食

也飲食之道而已此君子所以需朋友故舊以為燕樂歟蓋以飲食燕之者禮也其樂之者樂也文王之於周以鹿鳴燕羣臣嘉賓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以常棣燕兄弟則曰和樂且湛以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由是觀之酒食所以合歡豈虛言哉若夫九五體飲食之道以養天下非特施禮樂於燕樂之間而已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與困于酒食異矣

師

師䷆（坤上坎下）象曰地中有水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師出以律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人生天地之間一氣之消息一體之盈虛未嘗不與陰陽流通與物類相為感應律也者述陰陽之氣數通物類之終始故凡聲音所加吉凶所兆發冥冥應昭昭者皆得考其祥焉然則以同律聽軍聲使吉凶不待陳而知勝負不

待戰而決豈有他哉本諸五聲而已蓋角主軍擾而士心失商主戰勝而軍士彊徵主將急而軍士勞羽主兵弱而威明喪宮主軍和而士心寧其聞而聽之聽而詔之則吉可馴致凶可豫防而坐收百勝萬全之效焉此所以武王知商之不敵師曠知楚之不功也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不過如此在易師之初六以柔下之才處一卦之始師始出之象也據坎之體於象為耳而主聽以律之象也方是時吉凶

未明勝負未決以律則恵廸吉失律則從逆凶春秋傳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以律不臧無害為吉不失勝之道故也失律而臧無害為凶失勝之道故也昔王良從禽為之範終朝不獲一君子不以為失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以為善彼從禽猶若是況行師乎其否臧凶宜矣老子曰妄為而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此之謂歟周之出師有太史抱天時太卜正龜兆大師執同律皆所以慎戎事

重民命則易之興當周之盛德其師出以律豈不信然以初六為師出之始則上六師旋之時也出而以律所以存豫戒之智旋而左執之所以示愷樂之仁非憂樂與民同孰與此哉古之言律或謂六律或謂六始配律者或以呂或以同六始則以六間配之何也曰述天地自然之氣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匹於陽為呂間於陽為間同於陽為同呂命以體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是

卦特以律為言豈非合而言之耶

豫

豫☳☷震下坤上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一陽之復也雷行天上四陽之壯也豫雷出地則非一陽之復亦非四陽之壯適陽中之時也天之中聲於是發矣總一卦言之在彖天地以順動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在爻初則鳴豫而志窮上則

渝冥而無咎則豫之貴中非特乎象也然則以雷出地為中聲之發明矣盖電有形而無聲雷有聲而無形秋陰中也雷聲收焉蟄蟲應之以坯户春陽中也雷聲發焉蟄蟲應之以啓户啓户則蟄者奮雷出地奮之象也鼓之以雷霆記禮者以為樂之和鶩之以雷霆莊周以為咸池之感則雷出地奮豫先王作樂之象也然作樂崇德振古如兹故稱先王焉至於以之薦上帝配祖考因時以行典禮惟殷時為然以殷

人之祭尚聲故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殷學主以
樂教瞽之所宗又那祀成湯以樂為主則殷人尚聲
可知矣蓋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故卦爻有稱帝乙
歸妹有稱高宗伐鬼方有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禴祭則易之述殷非特薦上帝配祖考而已周之盛
時雷鼓雷鼗以降天神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
大合樂以致鬼神示非不體雷出地之象作樂以薦
天神配人鬼也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則異於殷之薦上帝一以祖考配也豈非禮樂略於殷至周然後大備耶世德下衰樂廢以淫鄭衛好濫而趨數宋齊燕女而敖辟類皆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君子不聽祭祀弗用者明不足以崇德幽不足以薦鬼神故也

比

比☵☷坎上坤下象曰地上有水比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爾雅曰盎謂之缶缶之為器内虚以容外圓以應土音出焉八音之主也宫為土聲信德出焉五聲之君也記曰樂者樂也雜卦曰比樂也樂為樂之實缶為樂之器初六隂柔之質缶之象也其為器虚而能實有孚盈缶之象也誠信之德充實於内而人樂之君子樂得其道而來小人樂得其欲而來吉孰甚焉非有他而何周官六鄉之民入則為比出則為師比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與民同吉之意也師出以律否

臧凶與民同凶之意也非憂樂以天下孰能與此

樂書卷八十二

樂書卷八十三

宋 陳暘 撰

周易訓義坎 離 萃 升 既濟 繫辭

坎

坎☵坎上坎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酒所以養陽而其器為樽食所以養陰而其器為簋樽

則其體外員陽類也故其數奇簋則其體內方陰類也故其數偶樽酒簋貳禮之至薄者也用缶樂之至質者也六四以柔正而無應乎陽九五以剛正而無應乎陰當坎之時能免乎險者惟剛柔各得其正者能之以正而相與以近而相得行至薄之禮用至質之樂其誠有不足以相際乎禮曰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之謂也魯頌以于胥樂兮為君臣有道之頌孟子以徵招角招為君臣相悅之樂蓋本諸此然人之相與以誠則約以偽

則賁納約者致其誠之謂也室之有牖則幽明通剛柔相濟之意也蓋相際者禮也相接者恩也君臣之間恩不隆於禮故坎言剛柔際父子之間禮不隆於恩故蒙言剛柔接然解之初六言剛柔之際與坎異者坎之六四九五以近相與不必有所之故言剛柔際解之初六九四以遠相與不能無所之故言剛柔之際也

離

離☲離上離下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謇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以至彈琴謂之鼓琴鏗瑟謂之鼓瑟吹笙謂之鼓簧然則擊缶謂之鼓缶不亦宜乎六二陰也缶象也九三陽也其用動以吐歌象也九三以炎上之性履過中之位不能反炎上之性鼓六二之缶以歌樂則大耋之嗟不期至而自至矣其能久而無凶乎詩曰今我不樂逝者其耋此之謂也比之初

六坎之六四離之六二皆陰爻其取缶象一也然比取其情以樂者樂此故也坎取其聲以坎其擊缶故也離取其象以離虛中善應故也

萃

萃䷬坤下兑上象曰澤上於地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

升

升䷭巽下坤上象曰地中生木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象

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既濟

既濟䷾離下坎上象曰水在火上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天地之間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具剛柔之性盡柔之性而有孚者萃之六二也盡剛之性而有孚者升之九二也然孚者誠之至誠者性之德萃不以孚

則其聚易散升不以孚則其升易困詎能無咎乎且陽道常饒饒則豐陰道常乏乏則約六二以陰居陰九二以陽居陰其為物則約而非豐其為禮則不隆於樂用禴之象也古之人致孝乎鬼神以誠不以物雖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猶可以薦之況事上乎然則君臣相與顧豈以位之上下為間哉亦在夫誠而已此六二以柔中而順乎上九二以剛中而巽乎上所以皆盡孚乃利用禴之道也時以用禴為

利則不用禴能無害乎以禮推之夏商之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至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享先王周雅亦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故祭多以禴為言則礿禴之祭一也以飲為主故稱礿以樂為主故稱禴則飲必有樂先王之禮也郊特牲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

養陰氣也故無聲以飲為主則用樂可知矣樂以中聲為本而三孔之籥先王所以通中聲也凡聲皆陽也故萃升既濟皆於中爻言之然萃之陽資乎五升之陽資乎巳無適而非材也萃之六二陰也必待九五之陽引之然後用禴升之九二陽也不待六五之陰引之然後用焉故升之九二以用禴為先異乎萃之六二序於引吉之後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則禴祭主六二言之與萃六二同意然

既濟禴祭則用儉以持盈是有大而能謙必豫可以用樂之時也成王以鳬鷖持盈而有假樂之嘉者以此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自天尊地卑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禮者天地之別也自剛柔相摩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樂者天地之和也樂以崇德禮以廣業而禮樂由賢者出故以賢人德業終焉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天下之事變而通之以盡利者禮之禮也天下之物鼓之舞之以盡神者樂之樂也

樂書卷八十三

樂書卷八十四

宋 陳暘 撰

孝經訓義 三才 紀孝行 廣要道

三才

曾子問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

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先王因人性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禮雖出於人性而天地之序實在焉樂雖本於人情而天地之和實在焉蓋孝之為道其運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天之經是也俯而視之在乎下地之義是也中而視之存乎人民之行是也則天之明以順天下之性因

地之利以順天下之情以性化性天下無異性以情化情天下無殊情然則先王之為禮樂豈拂人性逆人情而為之哉是故以之成教天下之教不肅而自成以之治政天下之政不嚴而自治此孔子言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所以先之以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也今夫禮樂之於天下猶陰之與陽也陰陽之氣贊天地以成歲功禮樂之教同民心以成治道然民之為道非徒無常産也亦無常心焉苟制之以刑政

則民乖離而無恥茍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而不悖故導之以禮非特使之知昏定晨省而已必使之交相親而為睦矣導之以樂非特使之知下氣柔聲而已必使之去乖陵而為和矣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由此觀之先王導民以禮樂其效必至於揖遜而天下治豈特其民和睦而已哉孔子言孝之教可以化民必止於是者為民而言故也蓋和則有異而無乖猶五味之和

也睦則有親而無疎猶九族之睦也一人和睦一家化之一家和睦一國化之一國和睦天下化之所導者寡所化者衆然則禮樂之於化民豈曰末之云乎然禮樂之道廣而充之於内則藏而為愛敬記曰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同愛者也發而揮之於外則形而為好惡故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是以孔子之論禮樂必始之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

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遜而民不爭所以明禮樂之本也終之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所以明禮樂之用也無本不立無用不行有本有用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民孰有不具瞻者哉故記曰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豈非導之以禮樂民具爾瞻之謂乎

紀孝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蓋仁為事親之實禮樂為事親之文然則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所以為禮養則致其樂所以為樂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以禮事親之效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以樂事親之效也古之孝子事親以禮樂如此固豈不仁者能之乎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然言致其敬則敬孝也則知致其樂者愛孝而已故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非所以為禮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非所以為樂也由是觀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其本實在於孝而已矣

廣要道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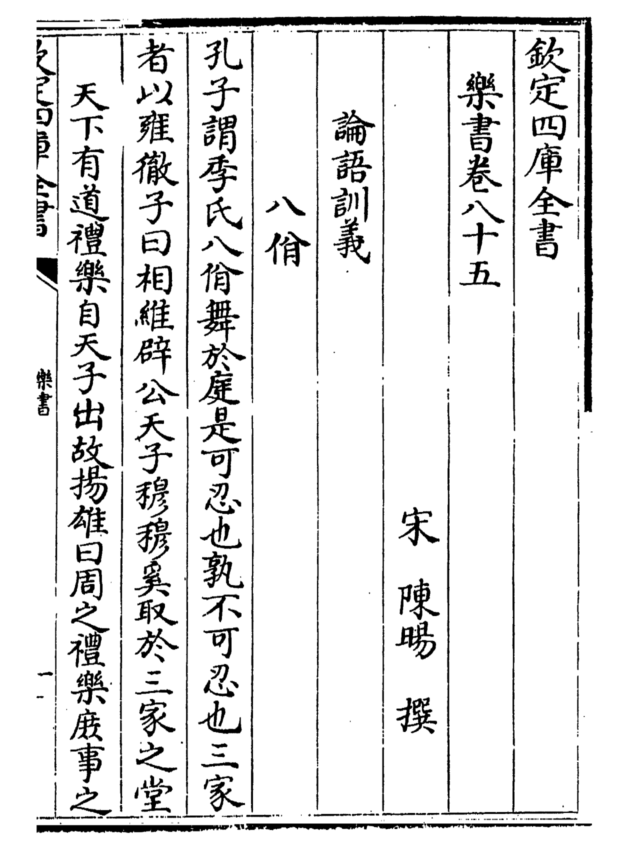
孝悌者人子之高行也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以人子之高行寓君子之深教其所因者本而已矣因親以教愛而民莫不親愛因嚴以教敬而民莫不禮順言禮順則親愛者樂也言親愛則禮順者敬也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古者教民

之道未嘗不始於愛敬而成於禮樂故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繼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今夫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厚薄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為柔至薄之俗可易而為厚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非樂而何樂記曰樂行而倫清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豈非樂之效耶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謂安上者舍禮何

以哉禮之所興民之所治禮之所廢民之所亂所謂
治民者舍禮何以哉記曰君位危則法無常法無常
則禮無列又曰禮者下以治人之情終之以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豈非禮之效也然則詩止於移風俗
樂則移風易俗何也蓋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
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其異如此然風可得而移俗
可得而易人之風俗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
易其宜天之風俗也別而言之上欲其安民欲其治

通而論之民雖在所治亦未嘗不在所安也故曲禮言毋不敬而其效至於安民論語言修巳以敬而其效至於安百姓

樂書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八十五

宋　陳暘　撰

論語訓義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揚雄曰周之禮樂庶事之

備也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韓宣子曰周之禮樂盡在魯矣周德下衰禮廢樂壞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故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陪臣僭大夫者有之及其甚也陪臣不僭大夫而僭天子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陪臣之僭天子者也其為不仁不智也甚矣蓋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

士二之大夫四之諸侯六之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馬八佾凡六十四人矣季氏陪臣也不舞二佾而舞八佾是僭用天子之數也三家不御琴瑟而歌雍徹是僭用天子之名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樂所謹者名數而已文王世子曰大樂正學舞干戚授數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亦不可以假於人古之人謹名數如此而陪臣之微且僭竊而用之則禮樂所存無幾矣八佾季氏所獨故特言季氏雍徹三家所

同故言三家歌貴聲於上故於雍徹言堂與歌者在
上同意舞動容於下故於八佾言庭與公庭萬舞同
意傳曰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君子上
德而下功於義或然周官樂師凡國之小事帥學士
而歌徹小師下管擊應鼓徹歌内宗及以樂徹則佐
傳豆籩外宗以樂徹則䀣豆籩膳夫以樂徹于造則
天子歌徹不過乎雍非諸侯之振羽也雍歌於禘又
用於徹與鹿鳴燕羣臣又用於鄉飲酒同義杜預謂

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非先王樂舞之意也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也其言天子八佾則是言諸侯四佾則非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五常以仁為首六藝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也孟子言禮樂後於事親之實明禮樂以仁為質也

仲尼燕居言序其禮樂繼之以君子知仁者近取諸人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檀弓言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繼之以狐死正丘首者遠取諸物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然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此季氏僭用八佾之樂旅祭之禮孔子謂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不仁可知通而言之禮樂同出於仁別而言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與孔子言孝悌仁之本孟子以仁之實為孝義之實為悌同意盖仁義人

之道也禮樂德之則也孟子論仁義多合而言之至孔子必離而言之雖稱立人之道亦曰仁與義而已孔子論禮樂多合而言之至孟子必離而言之雖稱事親從兄之實亦曰禮以節文之樂以樂之而已聖人之言非苟異也各有所當云爾老氏搥提仁義絶滅禮樂而莊周和之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而且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豈

老莊與孔孟異意哉蓋孔孟顯道德以為仁義發性情以為禮樂所以經世老莊則反之以復本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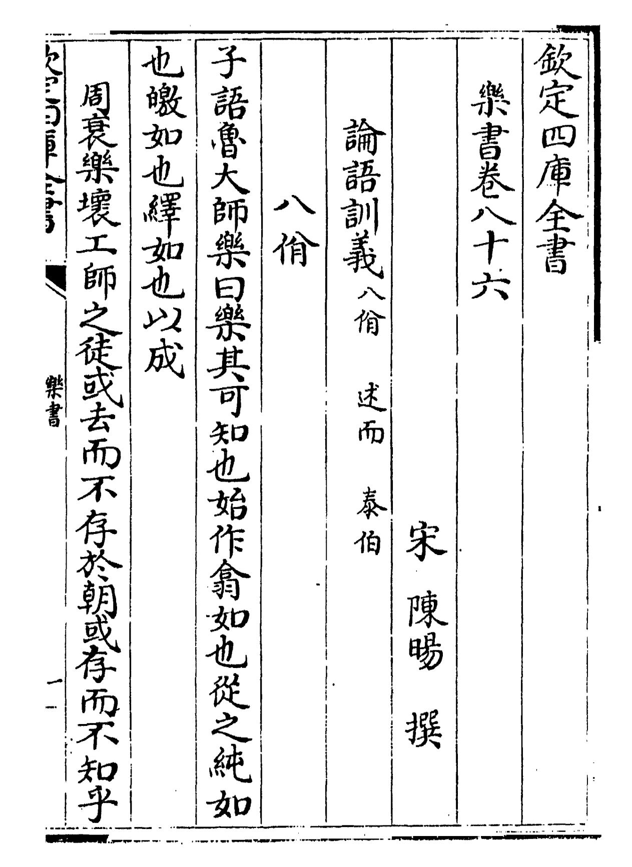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和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仁義禮樂無非德也關雎美后妃之德亦宜不出於此蓋后妃之於賢才求之未得則思以致其哀求之既得則悦以致其樂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樂之非不至也然且不淫焉

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哀之非不至也然且不傷焉樂者樂也不淫色禮也哀者仁也不傷善義也樂而節之以禮仁而成之以義后妃之德也衛之夫人無德静女之詩以城隅之禮彤管之樂刺之則仁義可知豈不為后妃罪人乎此與詩序先樂後哀者后妃之心詩先哀後樂者事辭之序說詩者逆其心作詩者序其事故也關雎樂而不淫哀則勤而不怨呉季札以二南為勤而不怨豳為樂而不淫何也盖關

雎樂而不淫后妃之德而已勤而不怨則二南之事也豳勤而不怨則豳民之事而已樂而不淫則豳國之風也

樂書卷八十五



樂書卷八十六

宋 陳暘 撰

論語訓義 八佾 述而 泰伯

八佾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衰樂壞工師之徒或去而不存於朝或存而不知乎

樂大師摯適齊少師陽入於海去而不存於朝者也孔子之所語者存而不知乎樂者也盖羽之為物翕則合而斂張則散而縱樂亦如之始作翕如也則合之以柷非能成之也先之而已從之純如也則五聲單出而不雜非迭相陵也各歸其分而已皦如也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繹如也則終始象四時而不可窮樂之一成其可知者不過此爾然猶語其粗者而已若夫黄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奏之以人徼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

如不足道也次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則縱之純如皦如不足道也卒奏之以無息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道可載而與之俱則繹如以成不足道也孔子不語周之大師而語魯者以周之禮樂盡在魯故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故記以堯授舜武王伐紂爲禮之適乎時春秋以出則征誅入

則揖遜為義之合乎一然則韶武盡充實之美而武獨未盡可欲之善者豈非盡美在心與道未盡善在時與迹歟蓋美者善之至而於者嘆美之辭簫韶九成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之所以盡美也武奏大武而詩曰於皇武王武之所以盡美也王通曰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韶之所以盡善也武之末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武之所以未盡善也觀樂記論武王之樂曰備舉其道不私其欲又

曰聲淫及商非武音則武王之武非不在所可欲也
其所以未盡善者以其對韶言之則韶又善於武矣

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老子道德經之卒章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美善天下之至德也故季札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是知堯之大章美善之著者也舜繼堯之美善而播之於韶非特美而已至於盡美非

特善而已至於盡善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豈非書所謂重華協于帝歟今夫諸侯失樂則大夫用之于家天子失樂則諸侯用之於國故周衰之末韶樂不在周而在齊孔子聞之至於三月不知肉味非嗜其聲音者也樂其難窮之義而已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非窮神知化孰與此哉司馬遷謂聞韶三月學之是不知孔子為樂之意也夫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則三月者天時之小變也顔淵三月

不違仁卒至於忘禮樂則孔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豈足怪哉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樂之至也樂正子春傷足數月不下堂憂之至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樂道而已是以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木於宋窮於商周阨於陳蔡弦歌鼓琴未嘗絶音況與人歌而善乎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樂道之心終無

已也昔孔子遭阨於匡謂子路曰汝歌予和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終而匡人解甲豈非子與人歌而善而後和之之意歟曾子之歌商頌曾點之詠舞雩原憲之弦蓬户與孔子之歌固雖有間方之原壤登木而歌則又裕矣

泰伯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學道之序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

德故成於樂詩者養蒙之具禮樂者成人之事孔子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然興於詩非不學禮也特不可謂之立立於禮非不知樂也特不可謂之成內則言外傳之教先之以學樂學記言大學之教先之以安弦以至夔之教胄子文王之教世子大司樂之教國子弟亦先之以樂則樂者教之終始也仲尼

燕居曰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又詩樂之節文也荀卿曰學始乎誦詩終乎讀禮是可與立而已以為學止乎此則未也

樂書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八十七

宋 陳暘 撰

論語訓義泰伯 先進

泰伯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其王化之本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亦可謂

至治矣逮德下衰關雎嘗亂矣師摯治而正之而絃誦之聲盖洋洋乎盈耳矣彼其所治豈特絃誦之聲哉必也論其義正其本使後世聞之者聽之於耳得之於心而已師摯之於周始乎治正關雎之亂而卒至於適齊者豈得已哉世亂而樂亂雖有志於治正亦無補於時也孰若去周適齊以明吾去就之義爲哉由是觀之太師摯非苟知樂缺　於知時矣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聲之盛美也缺　洋洋容之盛美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樂一不正雅頌惡能不亂而失其所哉哀公十一年孔子在衛魯人召之而反然後樂始得其正全其先正所謂立樂之方也樂既正則雅也頌也斯各

得其所而區别之矣觀雅之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皆有其義而無其辭至孔子序之於六月則列而次之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大師者十二篇至孔子列於周魯頌之後者六篇而已豈非樂正而雅頌始各得其所邪王通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亦可謂有志於學孔子矣然季札觀樂於周豳不居末而次齊秦不次唐而次豳魏不次齊而次秦是國風亦不得其所矣此特以雅頌為言者樂之所以正者本

雅頌之音而已傳不云乎雅頌之音理而民正

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時有先後禮樂有文質先進於禮樂既其實而文不足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既其文而已故曰君子既其文則非躬行者也故欲從先進以救之以其矯枉以曲然後直救時以偏然後正也莊周曰濯亂六律

鑠絕竽瑟而天下人始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而天下人始含其明矣與先進之野人同意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謂之君子與後進之君子同意孔子筮卦得賁其色愀然與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同意論語之言文質有曰從周有曰從先進有曰彬彬者彬彬者道之中從周從先進者時之中子思所謂君子而時中者此也洪範三德其施於爕殭乎亦若是已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傳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音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然者乃亂世之風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由是觀之仲由鼓瑟於孔子之門有志於勝人無志於進道故孔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所以抑之也曾點之於孔子捨瑟而對異

乎三子者之撰是有志於樂道無志於從仕故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所以與之也抑由義也與點仁也然則由之鼓瑟孔子抑之及執干而舞則不抑之者以其因孔子之言悟窮亦樂通亦樂之意也

子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君子也者其有德之士歟

文之以禮樂而不為素禮樂明備而不為偏仲尼燕
居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孔子閒居曰愷
悌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是禮樂由君子出而冉求
之藝能足民而已非全乎君國子民之道也故孔子
問其志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彼其自知明自信
篤終此而已孔子之於門弟子所與言禮樂者不過
顏淵之問為邦是為邦之道無先於禮樂而求也為

之可使足民而已此孔子所以不以語回者告求歟
莊周亦曰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謂之君子孰謂莊周
敝於天而不知人邪王通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
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是又指在上制作者
言之與其所謂以俟君子者異矣

樂書卷八十七

樂書卷八十八

宋 陳暘 撰

論語訓義先進　子路　憲問

先進

子曰點爾何如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

雩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爾雅曰舞號雩也由是推之舞雩之祭非旱暵若國大旱則不必為之非有常時也記曰雩禜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禜是雩祭或春或秋皆遇旱而為之不必龍見之時也此言舞雩於春服既成之時非黨正秋祭之時也春秋書大旱二書大雩二十多譏非大旱為之却又著僭用天子之禮而已左氏皆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大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不知周之仲夏龍見之

時非常旱之月也曾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則其所以舞詠而歸者在道而不在雩故孔子與之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而以崇德辨惑為問雖未能無惑而一志於樂道亦孔子之所善也然擬之子路冉有公西華有志於仕無志於學則有間矣魯之舞雩孔子與其徒必預之者豈非憂民之心君子所以與人同故邪

子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孔子為政於衛必以正名為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非所以為政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非所以為禮樂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非所以為刑也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然則衛君待孔子為政孔子以王道為先務捨禮樂刑政何以哉在易豫之彖曰聖人以順動刑罰清而民服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作以崇德者樂也薦上帝配祖考者禮也是刑罰清本於禮樂興禮樂興本於豫順以動其言亦相為表裏而已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繼之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與此同意孔

子待衛君不以霸道而以王道亦周公之用心也子路疑之以為迂豈不野哉

憲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天與之性君子得之以為德性與之才君子達之以為藝言冉求之藝則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無非天下之達德也據於德以為本游於藝

以為末則其質具矣苟言而履之以為禮行而樂之以為樂則文質彬彬然後可以為成人之君子矣孔子謂顏回曰既能成人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充四子之實進而至於顏回然後可以語與人之行故其問為邦告之以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至於冉求則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則亦可以為成人者惟顏子可以當之莊周謂回忘禮樂則又進於此豈特可以而已哉易曰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

成位於天地之中者賢人之能事成人之至也亦豈不本於禮樂之簡易乎王通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揚雄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悮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由是觀之王通之論成人未為無失揚雄論社稷之臣亦未為俱得也孔子以成人之道在禮樂如此莊周反謂禮樂徧行則天下亂

蓋有為而言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巳知也斯巳而巳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音之石而於卦主乾則磬者乾之音也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荷蕢聞孔子擊磬於衛徒知其有

心而不知其無心其所知亦淺矣季咸之於列子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末始出吾宗亦何異此荷蕢之譏孔子猶釣者之譏王通也蓋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矣

樂書卷八十八

樂書卷八十九

宋 陳暘 撰

論語訓義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衛靈公

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正有三而行夏之時人正也輅有五而乗殷之輅木

輅也冕有六而服周之冕純冕也樂有文武而樂則
韶舞文舞也蓋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是夏殷周盡人道而王非無樂也而禮莫盛焉
堯舜同天道而帝非無禮也而樂莫盛焉然三王之禮
孔子之所憲章二帝之樂孔子之所祖述顔淵問為邦
必首以是告之者以治道非禮樂不成故也然禮寓於
時而有度數寓於器而有文為樂之所法者韶舞而已
以樂之美善必待久而後成也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

戚羽旄謂之樂然則不言韶舞豈足謂之樂乎鄭聲似雅而非雅不放之則志易以淫佞人似忠而非忠不逺之則行易以殄舜之命官始於伯夷典禮中於夔之典樂終於龍之納言則鄭聲淫佞人殆堯舜其猶病諸況顔淵乎顔淵雖樂二帝三王之道而有王佐之才茍不知戒此如為邦何哉告之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所以教之也告之放鄭聲逺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所以戒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貴者在所敬古人之於瞽者待之如老者喪者所以盡仁待之如貴者所以盡禮記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又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是待瞽者如老者也語曰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曰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

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是待瞽者如喪者貴者也

然則於其所不知者其可以不告乎故及階則曰階

及席則曰席皆坐則曰某在斯某在斯禮曰未有燭

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故曰樂有相步

溫之至也若夫周官以眡瞭相瞽矇語之盡相師之

道如孔子則聞矣

季氏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禮樂道也先王以之柔中國征伐法也先王以之威
四夷天下有道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諸侯賜圭瓚
然後為鬯賜柷敔然後為樂此禮樂所以自天子出
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此征伐所以
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故魯
侯國也天下資禮樂焉此禮樂所以自諸侯出也威

文霸國也天下貲征伐焉此征伐所以自諸侯出也自諸侯出其失不過十世自大夫出其失不過五世陪臣則三世而已豈非逆理彌甚則其勢彌蹙耶揚雄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闕 孔子寢貶之意故也

陽貨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所以同民心出治道雖一邑之小一國之大天下之廣其為之也捨禮樂何以哉子游為武城宰而弦歌之聲洋洋乎盈耳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者禮樂不可廢於一邑也顔淵問為邦孔子告之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者禮樂不可廢於一國也孔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禮樂不可廢於天下也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如治國何哉孔子門人學樂者多矣或援琴而歌或執干而舞或詠而歸或坐而弦無非樂道以成已者也子夏對魏文以德音之樂而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是子夏不特知樂道以成已又知推之為天下國家而已其賢於子貢問樂不亦遠乎

樂書卷八十九

樂書卷九十

宋 陳暘 撰

論語訓義 陽貨 微子

陽貨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出於天地之性而玉帛特禮之物而已樂出於天地之命而鐘鼓特樂之器而已物不徒設必有難知

之義存焉器不徒制必有寓意之象存焉是禮雖不在玉帛然非玉帛無以致其義樂雖不在鐘鼓然非鐘鼓無以明其象因物以致義得義而物可忘因器以明象得象而器可忘若是者非聖人其誰邪故聖人曰禮樂云揚雄曰玉帛不分鐘鼓不耘吾無以見聖人矣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中正則雅多哇則鄭禮樂廢而邪音起是鄭聲有時而亂雅也故聖人惡諸然則鄭聲之亂雅奈何亦曰

黃鍾以本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傳曰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是衛聲之淫不如鄭聲亂雅之甚故舉是以見之荀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審誅賞禁淫聲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職也蓋聖人達而賞罰行而邪音亂雅固在所誅聖人窮而褒貶作而鄭聲亂雅特在所惡而已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古人之論琴謂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葢君父有節臣子有義人之道也四時和萬物生天之道也所學乎聖人者不過樂得天人之道而已是琴者樂道之器歌者樂道之聲孺悲子欲見孔子非有樂道之心也孔子辭以疾取樂道之器示之以樂道之聲其意雖教實以愧之也豈非孟子所謂不屑之教歟孔子辭孺悲子以疾猶孟子辭齊王以疾也辭孺悲子以疾而歌琴猶辭齊王以疾而出弔

也蓋孔孟一道也苟盡師道無貴賤無尊卑吾所以待之一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況三年不為禮樂乎今夫君子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其所不為者特親喪而已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必報之以三年之喪然後恔於其心執親之喪雖三

年不為禮樂何遽至於崩壞乎記曰是月禫徙月樂聖人之中制也昔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加於人一等矣至於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君子之於禮樂固將終身焉其為之也亦因人情為之節文而已過之則為獻子不及則為魯人要之得聖人中制者惟孔子為然宰我乃所願學則孔子也不圖為樂於既祥十日之後而欲為之於纔三年之祥

孔子得不誅之乎

徵子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考之天文翼星近太微主俳倡命之曰天倡則優倡之徒雖上應天文特獶雜子女之新樂而已非先王之樂也昔夏桀大進倡優為漫爛之戲齊侯盛陳優倡奏宮中之樂君子必欲加法而深誅之者為其傷風害政莫茲為甚故也是以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

人饋魯而孔子行豈非詩所謂庶姜孽孽庶士有朅之意哉魏文侯嘗悅於此子夏辭而闢之其所學固可知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少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掌律同聲音以教六詩之類太師之職也掌六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以教弦歌之類少師之職也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則鼓方叔鼓人之職也瞽矇掌播鼗眂瞭掌凡樂事擊頌磬笙磬則播鼗武瞽矇之職也擊磬襄眂瞭之職也古者以樂侑食凡食三飯一侑大食三侑令奏鐘鼓則凡飯異樂每樂異工故干則亞飯之工也缺則四飯之工也周衰之末禮樂出自諸侯而天子與諸侯吏當是時也先王之澤浹於人心者猶在不

得其職則去非特賢且貴者知去就之義雖樂工之賤亦與知焉

樂書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九十一至一百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樂書卷九十一

宋 陳暘 撰

孟子訓義

梁惠上下

聲音不足聽於耳歟

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有音易曰天數五地數五則五聲者天地之道也傳曰人者統八卦諧八音舞八佾以

終天地之功則八音者人之道也樂通倫理而三才之道具矣然則發之聲音其有不足以形容之乎蓋肥甘者食之美而悦於口輕暖者服之美而悦於體采色者視之美而悦於目聲音者聽之美而悦於耳便嬖者使令之適而悦於意為肥甘不足於口歟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調香以養其口為輕暖不足於體歟必將疏房越席牀笫几筵以養其體為采色不足於目歟必將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養其目為聲音不足於耳歟必將鳴鼓

鐘彈琴瑟以養其耳為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歟必將衆
侍妾䋈官徒以適其意凡此王之諸臣皆足供之固知
王之不為是也其所大欲特在辟土地以廣之朝秦楚
以臣之莅中國以君之撫四夷以服之而已豈難知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

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先王之樂其本存於欣喜歡愛之情其末見於聲容節奏之文探本知末者知其情而能作即末窮本者識其文而能述周衰樂壞天下識情文者蓋鮮故夫知聲而不知音者有之知音而不知樂者有之亦烏知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邪蓋齊王所問者樂所好

者音不悅先王之樂以樂民直悅世俗之樂以樂身而已尚何異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樂於聽新聲哉此孟子所以有今樂猶古樂之說庶乎王知反本也今夫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辟四者皆失節流湎以忘本此新樂之發世俗之樂也黄帝之大咸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古樂之發先王之變也古今之樂以本同以末異徇末以忘本則古必異

今抑末以同本則今亦猶古古之所謂樂之本不過與民同樂而已誠能因今樂與民同樂是亦古樂之實也觀齊王悅南郭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之鼓琴卒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徇末忘本如此又孰知與人與衆以反樂之本乎此韓子所以有與衆之說晏子所以有獨樂之戒也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

以抑而攻之也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

闕

樂書卷九十一

樂書卷九十二

宋 陳暘 撰

孟子訓義

梁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

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齊宣王之於國外有遊畋之囿内有雪宫之樂遊畋之囿則專利而已非與民同利也雪宫之樂則獨樂而已非與民同樂也故有為人下者不得是樂而非其上則為不知命為人上者有是樂而弗與民同則為不知義義命所在則是義命所去則非今王苟知獨樂為非而憂樂與民同則在下者亦將以君事為憂樂而不非其上矣以易求之比則樂民之樂而下

至於順從師則憂民之憂而民至於從之是憂樂施報之効也故推樂民之樂而樂以天下特憂民之憂而憂以天下則天下雖廣風俗同而如一家中國雖大心德同而如一人萬邦孰不嚮之以為方下民孰不往之以為王哉文王樂以天下而庶民子來宣王憂以天下而百姓見憂如此而已周官膳夫掌王之膳羞侑食及徹於造皆以樂特天地之裁荒札之變邦之大故然後去樂焉古之王者無終食之間忘憂

樂於天下況欲王而與天下同憂樂邪始有憂樂以民卒乎憂樂以天下與孔子所謂修己以安人繼之修己以安百姓同意若夫不知務此而欲長處雪宫之樂難矣哉梁王疑賢者不樂臺沼故曰賢者亦樂此乎齊王疑賢者無雪宫之樂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

也
凡物員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方命則逆而不行之謂也今夫遊豫有事補助有政先王之命也景公逆先王之命而不行無補助之政以恤民有師行糧食以虐民飲食無節至於若流流連荒亡至於無度斯固不足爲諸侯之度適貽彼憂而已盖順流而下以忘反則其樂無所要宿故謂之流遡流而上以忘反則其樂莫知紀極故謂之連此遊於佚者也從

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此淫於樂者也觀景公遊海上踰時弗反則從流上下忘反可知其好弋有至誅典禽之吏則從獸無厭可知其飲酒有至終夕之樂則樂酒無厭可知然則欲觀轉附朝儛豈從禽之地歟遵海而南放於瑯琊豈流連之地歟孔子有云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音之樂不解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由是觀之晏子諄諄為景公誦之者誠欲

憂樂與民同而已昔齊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遊春出省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卒再拜而命之以寳法亦晏子告景公之意也書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孟子特以樂酒無厭言之者舉甚者故也言興發補不足及助不給者以景公之行適

當省耕時故也

景公恱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恱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景公之於齊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一聞晏子之言卒知冥豫成而有渝不可以無咎故大戒於國不敢慢其事出舍於郊不敢寧其居始興委積發倉廪以補民之不足夫然孰謂不可比先王之觀邪

景公三問政於師曠師曠對之必惠民而已景公於是發倉廩以賦衆貧散府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亦晏子所以畜君之意也然則晏子一言而利溥如此則君臣相悅而志行矣此所以召太師作徵角招之樂也劉向樂書別錄有招本之名豈原諸此蓋徵爲事角爲民君臣之相悅作樂以象成夫豈以獨樂爲哉凡以行政事恤民窮而已則始興發者行政事也補不足者恤民窮也舜作歌以勑天命其

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而樂以韶名之徵角爲之招豈儆此耶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清徵亦是意也晏子畜君能使之行政事恤民窮如此非健且巽而何自迹觀之畜君固不能無尤自心觀之畜君者乃所以好之何尤之有此小畜之初所以言復自道何其咎也左丘明以鬻拳兵諫爲愛君失是矣然景公不知用勢晏子不知除患卒使田成得志於民雖區區導之以振窮恤孤亦奚補治亂

之數哉此子夏所以深咎之也且晏子之功孟子所不為今稱其言若是何也晏子以其君顯其功雖不足為而其言在所可取亦聖人所不棄也故周任之言孔子取之以告求陽虎之言孟子取之以對滕其可以人廢言乎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音言之或作磬自文之五聲言之言徵招角招則宫商羽之招可知矣特言徵角豈舉中見上下之意邪然齊有招樂非特陳公子完奔齊而魯太師摯亦適齊故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禮者政之體制於治定之時樂者德之華作於功成之後是治者政之所由成功者德之所由致昔之聖人有能為禮樂之道無欲為禮樂之心故造事而達者推至賾之情而有所作造事而窮者因至粗之文而有所述孔子述而不作者也故於禮執之而已非有所制也於樂正之而已非有所作也蓋禮自外成

孔子執之而正人以為政樂由中出孔子正之而成

已以為德以迹考之孔子言而履之者皆禮而莫備

於鄉黨行而樂之者皆樂而莫顯於陳蔡以鄉黨之

禮施於有政以陳蔡之樂形容其德彼見見聞聞者

惡有不知之邪子貢之知孔子以此而已然孔子之

禮樂其理一成而不可易其情一盡而不可變故雖

歷百世更百王其能違而弗從乎盖孔子聖之時道

之管也禮樂之統歸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前乎以

功業而作者不若孔子之至備雖堯舜猶可以賢之況其下者乎後乎以禮樂而治者不若孔子之大成雖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況去之未遠者乎竊稽子貢之知孔子對太宰嚭之問則譬之太山而不知所以為崇對趙簡子之問則譬之江河而不知所以為量或比宮牆之峻而不可入或並日月之明而不可毀以言乎深足以配海以言乎高足以配天彼其知孔子豈特禮樂哉然孟子語其所知止是者姑道可以

法後世者爾雖然見禮主於知政未始不知德揚雄曰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是也聞樂主於知德未始不知政樂記曰審樂以知政是也

樂書卷九十二